

凯故事

湾水石坎梯田：农耕史上的壮美诗篇

○图/文 张永泽



壮丽的湾水石坎梯田景色

高达7.9米,田坎长近200米,所用红砂石料小的重百余斤,大的七八百斤,千百年来仍完好无损,可见工程坚固的程度。

最为神奇的是,岩庄、岩寨的一些石砌稻田还建在悬崖边上,连年种植水稻获取粮食,人们称之为“悬崖田”。

湾水盛产红石,石坎梯田所用石料属就地取材。据老人们说,在没有钢钎、炸药的时代,先民们开山取石时,要先在取石的石头上架木柴把石头烧热,然后猛泼冷水使石头产生裂纹,然后用木棒、硝子插入裂缝中,将巨石变成小块,最后再砌上去。在洪溪和岩寨的梯田群里,笔者还看到,一些田坎石料大如谷斗,重达数吨。之前没有吊车等重型设备,先民们能将这么大的巨石安放上去且砌得整齐平直,实是农耕史上的奇观,后被人誉为“农耕建筑艺术”。

石坎梯田是先民们或移坡填壕,或防洪堵漏,或砌石垒土建成的工程浩繁,规模庞大的一片片人造平原。翻土多顺势朝梁外拱,以求梯面最大化。在岩寨嘎优(地名)、依友寨脚、洪溪甘塘的古梯田中,可以看到梯田之间有许多作业步道,有的步道用整块长石板半截嵌入石壁,半截悬露在外作为梯步,人畜可以上下。在内凹冲谷中修筑的梯田,除在田块连接处留有水沟外,田后有涵洞,洞出口露在田坎下,洞尾接田后消水口。一旦发大水,排泄排涝可经消水口进涵洞再经下一丘田的消水口,层层住下排。用水灌溉时,可就就近上丘田田坎下的涵洞口流水。水沟、涵洞和消水口构成了湾水石坎梯田的“排灌系统”。仲夏的田野,梯田层层叠叠,满坡翠绿。

湾水河谷深切,石坎梯田始自河边或山脚,在直开垦的坡地上拾级而上,直至山腰或山脊。在山腰或山脊以上,以及陡坡和深谷等处则为水源涵养林。村落散落于连片梯田之中,或在梯田之上。用于夏季囤圈役牛和沤积圈肥的牛圈,星星点点散落在连片梯田之中。河谷、山林、溪沟、村庄、牛圈、梯田相映生辉,构成了独特的梯田景观,演绎了许许多多气壮山河的故事和长盛不衰的梯田文化。

“波耕水磨,盈盈其间”。湾水石坎梯田,是一首湾水人民改造自然、追求幸福的奋斗史诗,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选自《贵州政协报》

不过三十余里,且居于其上游的重安江大河谷内,可以推断,在同一时期湾水也是早期人类活动的主要区域。结合黄平梯田的建设历史研究,湾水石坎梯田的开发时间与之相同,最早早在秦汉以前即有开发,至唐宋时具其规模。

湾水坝子较少,水稻田主要分布在重安江沿河两岸和高山区,其梯田多修筑在石山坡地上,以工程浩大的石砌梯田为主。丘块或大小、上下丘块之间或远或近,多取决于地势及地质特征所决定的工程条件。梯田形成规则或不规则的“鱼鳞状”排列,兼有“腰带田”的柔顺美和石坎梯田的建筑美,登高俯瞰,梯田形成规则或不规则的“鱼鳞状”排列,气势雄浑,磅礴大气。

湾水由于山势陡峭,石砌田块面积相对较小。为最大限度拓展丘块面积,湾水石坎梯田石坎较高,壁面壁直光滑,所用石材硕大,一般用石每块在百斤以上。有的整壁用石每块都在半吨以上。洪溪小寨马溪岭有一丘田面积不足3亩,但其田坎



石砌梯田体现了先民们的智慧和技艺

滚滚江水东向海,层层梯田奔云山。悠悠白鹭闲多态,剪剪禾苗绿青山。湾水,在历史上因处于清平与黄平之间的边缘地带,人文活动少有文字记载,而石坎梯田更无文献落墨。但在湾水人的心目中,石坎梯田是壮观的存在,它是湾水各族人民发展史上的伟大杰作,是重安江流域农耕文明的壮美史诗。

湾水地处清水江上游重安江的下游,境内石坎梯田14600余亩,而处于重安江大河谷地带的湾水、洪溪、岩庄、岩寨、江口片区最为集中(在此统称为“湾水梯田”)。在这些石砌梯田中,湾水村最大的一丘在依友寨脚面积24担(5.6亩),洪溪村为40担(8亩)、岩寨30担(6亩),多为3亩以下。外坎石壁最高7.9米,多为3至4米。单一丘块石坎最长可达300多米(洪溪村40担大田)。

湾水石坎梯田究竟修建于何时,众说纷纭,八九十岁的老人也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但凡梯田的修建,其目的就是种植水稻,获取粮食,以求生存。

黔东南州民宗委编的《苗族卷》记载:考古发现,距今12000年前的江西,就有古人类开展水稻栽培;公元前6600年—公元前2800年前,湖南西北部的澧水下游已发展成为稻作文化中心;考古发现的彭头山遗址(公元前6600年—公元前6900年)、八十挡遗址(公元前6500年—公元前5500年)和城头山遗址(公元前4500年—公元前2800年)说明了稻作西进与古苗人西迁的高度相关性(《中国通史》)。

九黎是苗族的先民。在尧、舜、禹时期,“三苗国”的主体居民是苗族;在商、周时期,苗族是“楚蛮”“荆蛮”的主要居民;春秋战国时期强大的楚国的居民中包含有苗族先民在内;秦、汉以后,“南下西进”的“五溪蛮”“武陵蛮”的主体居民是苗族。由于苗族先民发明了谷物种植,善于育苗和移栽,被华夏民族冠以“苗”为族称,奠定了苗族作为中华民族稻作文

明缔造者之一的历史地位。有着悠久稻作传统的苗族先民,为逃避战乱和民族生存,渡黄河、越长江、涉云梦、入荆楚、过三湘、溯五溪,或转八桂,或直陟云贵,陆续进入黔东南。先期开发的思州、古州、珍州(大抵系现在黔东南州北、东、西北部)等地大部分低山、丘陵、河谷地区以及邻近山区,早在隋唐时期,农业已具备相当基础(《黔东南州志·农业志》)。

唐宋时期,随着大量迁入的后期移民和原有人口的自然增长,加剧了人地矛盾,弱势群体只能退避到条件更为恶劣的高山陡坡中去,于是,在崇山峻岭开发梯田就成了这些族群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苗族由此开始了长达上千年的利用自然、改变命运的壮丽历史,演绎着苗族人民世代代代“种千年高坡田(梯田),圆万年稻作梦”的历史话题,开创了以梯田为主要特征的“山地稻作文明”历史。

《黔东南州志·农业志》载:宋代思州、珍州“良田数万、数十万顷,入路无山川之厄”。南宋时派大员由偏沅(今芷江)道至“夷地”踏勘田亩,回京奏报“村寨稠密”,良田“五六万顷”,与现代稻田面积相差不多。也就是说,至宋代末,黔东南境内已造就大量梯田,梯田、梯土已开拓成现今的基本格局。元、明时期,特别是明代推行屯田制,稻田面积进一步扩大,水稻田一统天下,推动了黔东南地区农业的发展。清雍正年间新辟苗疆六厅后,大批汉人向苗疆腹地移民,随后引入玉米、小麦、薯类,并强令雷公山地区改糯(稻)种粘(籼稻)。至清代后期,已有稻米、猪牛及农副产品通过贸易经水路大量输入两湖及桂粤等地。

重安江是清水江右源,人类活动年代目前不为人们所知。2020年6月,位于清水江边的黄平县岩门司镰刀湾发现了一座商周时期的人类遗址,说明清水江沿岸孕育有早期人类文明。而湾水与镰刀湾相距

父爱无声情更浓

○李仙云



朋友当年不幸罹患小儿麻痹症,一次父亲带她由省城治疗归来,已是囊中空空,父亲说尽好话近乎哀求才贷到一辆大货车,他们就在后车厢上寻一角落蜷缩着。深夜下起雨来,父亲淋得头发丝都在滴水,却用一张不大的塑料布把地裹得严严实实,那条动过手术的病腿,父亲更是小心呵护,用自己整个身体遮挡着,不让雨水淋溅到纱布上。友人眼泛泪光说,那一晚让她铭记一生。我听后不由感叹,父爱无声情却浓,这如山般厚重深沉的爱,在润物无声中为我们的生命之根,默默输送营养与能量。

闺蜜曾告诉我,一个周末,平时工作极为辛苦的她,本打算睡到自然醒,清晨,却被“笃笃”的敲门声吵醒,她怒气冲冲地去开门,打开门的一刹那,她愣住了,远在八十多公里之外的老父亲,竟然拎着大包小包站在门口,她惊喜道:“爸,瞧你,都这么大了,怎么还想到跑来看我,我有空就回去看您和我妈。”他老父亲乐呵呵地说:“我知道你工作辛苦,平时也忙,我和你妈都很想你,这不,咱家种的花生今年收成还不错,爸知道你喜欢吃花生,又没时间剥壳,我全都一粒粒给你剥好了。我早上赶上最早的一班车就来了,唉,人老了,就想来看看我闺女啊。”闺蜜看着父亲剥的一大袋花生米,还有满地

的家乡土特产,她情难自禁,扭过身泪水就盈满眼眶。记得儿子中考那年,学习极为辛苦,我就买了他最喜欢吃的碧根果和夏威夷果,给他补脑。可果仁好吃壳难剥,孩子每天都在题海战术中苦拼,根本没时间剥壳。经常晚上在客厅里,我看到丈夫坐在灯光下,螺丝刀和尖嘴钳并用,缺乏耐性的他,就那样一颗颗用心的剥,每晚,桌子上都放着一堆果仁,他却从来不给儿子说一句嘘寒问暖的话。当孩子学习累了,起身喝水稍事休息时,看到那堆果仁,他眼里就透出惊喜与光芒,然后开心得大声说:“爸爸,谢谢啊!”每每想起那一幕,我都心儿暖暖情丝柔柔。记得儿时在家乡的庭院,常年在户外工作的父亲,每次他休假回来,都是我们一家人最喜庆的日子。三岁那年,正是核桃成熟的季节,满树的青疙瘩被哥哥姐姐从树上敲下来,新鲜的核桃外皮是最难剥下的,经常会把手染成青褐色,有时连嘴唇都被染得变了颜色。哥哥姐姐吃得香甜,年幼的我只有垂涎欲滴着急的份儿,他们还总是砸巴着嘴馋我逗趣,爸爸把我抱着放在他的膝上,把一粒粒像白玉般乳白色的核桃果仁,剥干净放在我的嘴里,那简直是儿时舌尖上最新鲜可口的美味,我总是霸气得搂着爸爸对兄弟吼道:“爸爸是我的,爸爸最爱我,不给你们剥核桃吃。”我那萌萌哒俏模样,总是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谢谢你做的一切,双手撑起我们的家。总是竭尽所有,把最好的给我……”每次听到筷子兄弟的这首歌,我总会想起我已过世二十多年的父亲,大善无言,至爱无声,父爱如山情似海,他们的爱,也似大海般静默深沉,如山般永恒静定,了无私念。

夏日山林

○马亚伟

我常常想,如果让画家画出夏日山林,绿色的颜料一定会泼墨如水,用得酣畅淋漓。夏日山林,一个“绿”字似乎就可以概括。可是,夏日山林远远不是绿那么简单。

夏日山林层次分明,内涵丰富,像一位上了年纪的智者,有太多的故事在其中,吸引着人们靠近与探寻的脚步。

如果你在夏日清晨走进山林,一定会感到误入桃花源的感觉。因为山林之外的世界繁复得令人眼花缭乱,而山林是简单纯粹的,是安静平和的,氛围截然不同。绿树繁茂到了极致,你的眼前到处都是流淌着的绿色。山间的植物们高低错落,俯仰生姿,人的眼睛被绿色浸润,连眼神都会变得灵动起来。植物们释放着特有芬芳气息,整个山林弥漫着淡淡的草木清香。空气清新,深深地一呼一吸,你会觉得胸中的浊气吐了出来,山林的清气被加入了肺腑,五脏六腑瞬间舒服了。夏日植物们的生长处在鼎盛阶段,山林成了天然氧吧,林间的气息十分怡人。绿色最富生命力,人在绿色中穿行,疲惫的心渐渐恢复了生机。

山林里的小花遍地都是,其实春季和秋季山林里的花也不少,但夏天花给人的感觉是明艳。可能是因为周围的绿色太厚重了,点缀在绿色之上的五色花朵便分外惹眼。绿色的底子上,夏花盛开,真叫一个绚烂吧!野花在风里摇曳,在晨光里舞蹈,仿佛花绸在舞动,夏日山林因此多了几分灵秀。

你沿着山间的小路往上攀登,时常会感觉到山风荡漾,一阵阵的清凉,不时掠过皮肤。浓荫遍地,凉意弥漫,分外惬意。在山林间行走,不会觉得累,因为你走不快,不时会有美丽的风景吸引你的视线,牵住了你的脚步。走走停停,享受慢的乐趣。不想走了,就找棵大树,坐在下面小憩,颇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韵味。你坐在大树下,抬头看着浓密的枝叶,低头看着树叶间偶尔筛落下来的光点,会感受到久违的快乐。“休”字很形象,就是在树下歇歇脚,原来在树下歇歇脚是如此快乐。就像这次的夏日山林之行,偶尔把俗务一把推开,逃离到这夏日山林里,享受到难得的美妙时光。

夏日是喧嚣的季节,可山林永远是宁静的——山林多么沉稳智慧,不为外界所烦,不受俗世所扰。“鸟鸣山更幽”,山林里的鸟儿总是展现主人的姿态,悠然地从一棵树上跳到另一棵树上,或者飞到山林上空去丈量一下蓝天的高度。它们在山林里繁衍生息了无数代,早已熟谙山林的脾气。你从它们的叫声中就能听出几分悠闲自在,它们极少有慌张的时候,两只鸟儿的对话,或者一群鸟儿的谈天,也是语调轻快的——山林是它们的坚强后盾,是它们永远的天堂,有山林在,真的没有什么可担忧的。留得山林在,家园常安宁。鸟声响在耳边,清脆悦耳,在鸟儿的平静里,你也会找回自己心灵的平静。

绿是生命的本色,夏是季节的高潮。夏日山林如同美丽的梦境一样,带给人别样的享受。绿色浓得化不开,山风轻柔地流淌着,花草在风中摇曳出一幅画,山鸟叫出了山林的幽静……一切都是美好的样子。你在山林间,心游凡尘外。

Advertisement for 'Building a Healthy City, Embracing a Healthy Life' (共建卫生城市 拥抱健康生活). It includes the slogan 'China's Health Improvement Action' (中国卫生提升行动) and is endorsed by the Zunyi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and Zunyi Municipal Government (中共凯里市委 凯里市人民政府).